



归乡

□宋笑谊

北方的冬天灰蒙蒙的，是水泥墙的颜色。道路、民房、操场都陷入了沉默，只有建筑背后的田野露出一片不一样的彩色。沉甸甸的土地在秋季将饱满的生命一批批地吐出，此时正拥着轻盈的躯体安心休憩。浓密的绿、闪耀的金衰败为深浅不一的棕——人们最习以为常的大地的颜色。

再次踏上这片故土，是为了与独居的奶奶道别。下车点在小学门口，透过门缝看到稀稀落落的学生。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上回家的路。十四年前，我们家在县城买了房子；十年前，我开始在城里上学。自那以后，老房子从“家”变成候鸟的栖息地。在我成年上大学以后，终于落实了“故乡”的称谓。

一路走来并没有碰到熟人，只有一只大黄狗懒洋洋地瞄了我一眼，又懒洋洋地卧了下去。院落白墙上挂着锁。我心里却着实松了一口气。毕竟已经离开了十年，见到陌生的乡亲——该如何问候呢？

与城市不同，农村是最讲究辈分的。在城里，陌生人扎堆的地方，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以根据年龄叫着，无非是一个称呼。从县城到小城市，再到大都市，称呼往往越来越简化。而在农村，我已知的几个称谓是远远不够用的。大量的“二表姑”“堂婶婶”“祖爷爷”都可能被我迎面撞上。人们正是在精确的称呼中不断确认着彼此担负的责任。

村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稳定、踏实，就像在四季流转里一直勤勤恳恳的土地。一路走来，我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人。在暗暗庆幸的同时又

自觉好笑。在乡亲们眼中，我应该是趾高气扬、衣锦还乡的。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偷偷摸摸地走着，也可以说是溜着，像个青涩的小贼，生怕因为不礼貌而遭到他们的嘲笑。

小学、幼儿园、荒废的职高、民房，一路走来看到的似乎都是建筑。然而当我下到坡底，从两座房子的间隙望到那一抹棕色时，我明白人们实际上正安睡在土地的怀抱。那一抹棕色延展出去，变成层层叠叠的梯田。于是整座村子都被土地包围了。

走到老房子门口，我叩响生锈的铜环。望着空荡荡的鸡窝，涌起一股突如其来地紧张。奶奶拄着拐杖开了门。一口气松开来——年逾古稀的老人头顶覆着稀薄的黑发。我是多么恐惧见到一个更加陌生、更加苍老的亲人啊。

奶奶守着一个院落，四间空屋，度过了十年的寡居生活。猫儿一只一只地养，一只一只地丢。十年前枯死的葡萄藤仅剩剩下干瘪的躯干，松垮地散落在墙壁一角。乡下人习惯于顺应四季的变化，不去刻意违拗。东屋的火炉是唯一取暖设施。我缩在火炉的一角，不敢动弹，尽量减少与冷空气的接触。美丽、轻薄的冬装无法在乡下抵御严寒。

冰箱和饮水机在陈旧的家具中间格外惹眼——是近几年才添置的。奶奶颠着不便利的腿脚在灶台间忙碌。“念完本科要在那里继续念吗？”“毕业了考个好公务员啊，吃公家饭。”“这本书到底啥时候能读完啊！”……奶奶和孙女，这样一对年龄悬殊的人之间，其实并无太多交流的余地。我只好含糊地应承着。“可千万不

能去外国啊！”几乎每次谈话的落脚点都会归结为这句话。长辈们信誓旦旦地传承着他们的“道理”，每当这时，妈妈通常不会反驳，也不会解释，而是嗔怪地来一句：“老古董啦！”老人脸上严肃的神色便会松开来，转为羞赧的微笑。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你结婚的那一天呐！”祖母脸上的神情祥和、平静，仿佛在谈论别人的死生。“要是爷爷和姥爷都还在，就好了。”我躲过话头。

在别人的描述里，爷爷年轻时嚣张跋扈。可我的记忆里却只有那样一个高大、骨瘦如柴、罕言的老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会用塑料盒把我扯断的项链珠子一颗一颗收起来，将奶奶藏起来的糕点偷偷给我吃，指着钱包里的红票子说“要攒好多好多给你上大学呢”，在小猫丢了的时候，帮我用字谜测算它的方位。夏日昏沉的午后，我和小伙伴在院子里叽叽喳喳，爷爷便沉默地坐在石凳子上，揣着积水的肚子发出微不可闻的痛苦呻吟。癌变的肝脏是怎样击溃了一个如此高大的人啊！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六年级。那一晚的穿堂风格外凛冽。锁在阁楼上的猫凄厉地惨叫。在一片恍惚中我听到不知道谁的呼喊，机械地爬上桌子，颤巍巍地用木杆子抵住房顶——履行长孙的责任。我不停地抖，发不出声音，也不敢去看亲人的遗容。第二天上学，身边的同学小声议论，“听说她家里有人去世了，在哭鼻子”。我放下遮眼泪的课本，用愤怒的眼神喝止。

初一的时候，姥爷在短短两周内因为多脏

器衰竭去世。那是一个极其难堪的春节，我用昏睡掩盖了所有的悲哀。沉沉的睡眠里，不断响起梦破碎的声音。丧礼结束，我贪婪而嫉妒地看着院里的小孩子各自牵着老人的手离开。

两场丧事彻底终结了我的童年。在这之后开启的青春期沉默、忧郁。我长久地保持着对于亲人之死无能为力的羞愧。过年陪着爸爸上坟，我用平静甚至愉快的目光巡视着坟头的青松。小麻雀低低地飞过来偷吃祭品。我从来不把那块冰冷的黑石头和墓中的人联系起来。要是我的亲人在地下受着虫蚁噬啮之苦，那该是多么万箭穿心的疼痛。

临走的时候，望着干瘪的藤蔓，我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沉甸甸的紫色果实扯着枝条往下坠，葡萄香浸满整个院落。从爷爷生病开始，葡萄树逐渐枯萎，终于在老人去世的那一年彻底死去。“千万不要出国啊，工作要找离家近的！”我无法回答这最后的叮嘱。“奶奶，再养只猫吧。”我已是离弦的箭，断了线的风筝，无法再回头的了。

远处的大山横亘在眼前，山脉连绵无垠。几千年来，山就在那里，因为太遥远，而蒙上了一层干燥的雾气；却又因为太巨大，而被迫占据所有人的视野。如果说，乡村睡在土地的怀抱，那么土地则睡在大山的臂弯。南方的山是清新秀丽的雨珠，北方的山则是磅礴无声的大雪。你永远不用担心雪被子会闷坏土地——它只会给埋在土里的植物根系最妥帖的滋养。我恍然大悟，冬天是不需要被战胜的。在又一次前途未卜之际，望着苍苍莽莽的大山，我心中忽地生出对于新生活的隐秘渴望。

水乡里的茶文化

□马本源

在后柳水乡，一个人独坐炉前，烧上一壶沸腾的热茶，然后将初产的茶叶抓一小撮，放在水里洗干净，放在泡壶里，再倒上滚烫的热水。看着茶叶在碧水中沸腾，一股幽雅的茶香扑鼻而来。进入肌肤，立刻感到神清气爽，心有了诗意的灵动，倒掉上面那层澄澈的液体，再掺入些开水，那些碎玉般的茶叶欣然绽开，仿佛珊瑚的绿枝徐徐展开，又像身着绿色霞衣的仙女翩翩起舞。时光静谧了岁月的美好，绿意给了心灵诗意的朦胧。似乎在向人们讲述——有茶的地方就有诗。

唐代钱起《与赵莒茶宴》有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心尘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颜真卿在《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写道：“流华净肌骨，疏淪涤心原。”而宋朝大文学家苏轼《汲江煎茶》更是将泡茶写得极致，“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中国人爱喝茶。喝茶就要泡茶，因而围绕茶产生了一系列茶文化。中国茶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各族人民酷爱喝茶，茶与民族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各自不同民族文化特色的茶礼、茶道、饮茶习俗及喜庆婚宴，以民族茶饮方法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和磨炼所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加具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茶饮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茶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现茶文化的民族化。

在石泉，碧波荡漾的汉江孕育了汉江山水的清秀，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别适合树木的生长。而安康的土壤富含硒元素最适合种茶，茶文化在安康更是雄冠天下。石泉人酷爱饮茶，好像没有了茶，就没有了生命，走到哪里，随身都带着一壶泡好的茶。

活水煮鲤鱼，溪水煎清茶。在后柳古镇，各种茶馆林立。烤鱼店、清蒸鱼、石锅鱼无不把水乡文化表现得极致。吃着鲜嫩的汉江鱼，饮着一杯浓郁的汉江晨毫绿茶，既享受汉江独特的天然美食，又领略后柳水乡带给人们的那种明净和澄澈之美。而汉江晨毫更是以它那种独特的清香征服着每位游客的舌尖和味蕾，让游客在感受芳香的同时，体会到清爽和诗意的朦胧，因为被特制的茶油浸润过，所以只有芳香，没有苦味。

据他们讲，茶叶生产，首先是茶园管理必须精耕细作，保证土壤疏松、水肥营养的供应，而且按时施肥、捉虫、修枝。最艰难的是采茶，每个成年人一天可采鲜叶2斤半到3斤，而且每生产1斤成品茶就需要5斤鲜茶叶，因此采茶成本最高，随着人工工资的提升，采茶成本就越来越高，这也是制茶叶急需解决的问题。汉江晨毫时令性最强，清明前后四天内必须采摘完毕，否则，就达不到理想的香味和口感。汉江晨毫除了具有所有高档茶叶的口感外，还有一股甘甜味，颇受游客的青睐。

泛舟碧波上，身在画中游。从后柳古镇码头渡过茫茫的碧水，就到了魔石沟的古渡口。沿着渡口上的码头一路而上就到了汉江晨毫的茶园。只见从天空到脚下全是道道梯田般的茶园。茶叶吐着新绿，分明是缀满碧玉，整个茶园就像无数条玉带将山坡牢牢地系住。数名穿着绿的采茶女，用纤纤玉手，上下翻飞，灵巧而轻盈地采着茶叶。采茶歌清润而优美，再加上汉江小调，让茶园有了江南古朴而富有诗意的韵味。

玩累了，回到茶馆品茶。那身着古装的茶艺师正在沏茶。只见她们手提着茶壶和茶碗，上下翻飞，时而前翻，时而后仰，时而轻抬秀腿，裙袂飞扬，动作是那样娴熟和轻盈，那一道道碧绿的琼浆玉液从茶壶中喷涌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准确地流入茶碗。不多一分，不少一毫，每个茶碗正好八分茶。顿时，碧玉翻滚，茶香浓郁，让人沉醉在如痴如醉的画卷中。



草绿水清鸟儿欢

张汝锋 摄

游记随笔原本不算困难的文体，但写云南是困难的，无论是谈论自然景观还是历史人文，都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好像必须做足案头工作才能开口讲述。

云南的丰茂、多元与神秘，在召唤与之匹配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气质独特又迷人：用雨林、雪山、湖泊、植物来映照出更快捷、更智能、更规范并且日渐封闭的人类社会的疲累。越来越多人喜欢去云南旅居，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泸沽湖、香格里拉等地名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我两次到云南，都留有独特回忆。

第一次是在2019年农历七月初五，在丽江参加一个七夕主题的文化活动，因此对日期有清晰的记忆。我们一行人住在丽江古城边上一座仿古的酒店，酒店远离热闹繁华的步行街，一条小河穿院而过，分开大堂与客房，到了晚上，沿河亮起两排红色的灯笼，蜿蜒的红色光线搭配安静之中的溪流与木色，倒是很符合我对丽江古城的预想。有古意，有俗意，混杂成浪漫之城隐约的暧昧。这种感觉，大概是许多人对丽江的典型印象。

翌日，我们驱车去看玉龙雪山，我在大巴车上昏昏睡去，后来在大家的惊叹声中睁开眼睛，肃穆雪白的山体就伫立在远方，眼睛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反光的白。这条公路在一望无际的平缓草原上毫不起眼，行驶的大巴车好像被风吹动的一颗顽石，在这样壮阔的景观面前显得微小而苍白。我觉得那个距离正是观看雪山的最佳距离，不近，近则无法窥得全貌；不远，太远可能会有其他遮挡物。在那个绝佳的距离，玉龙雪山拔地而起，我可以看到草坡延伸至山脚，山脚下围绕许多树，可树和草不抢镜，只是一种颜色层次的调和；也可以看到山顶上覆盖着的积雪，雪山群相却并不连统，一派俊美之势。可能是这第一眼太惊艳，让我的预期得到了满足，导致随后的行程都变成了额外的补充。我走在秋季的高山茂林之间，栈道上人不算多，算

是惬意的爬山之旅，但我的脑海中还是一睁眼时看到的那个画面。不出所料，当我们爬到一个可以近观雪山的瞭望台时，雪山反而失去了那种独自伫立的仙气，人的目光由虚入实，山体反而显得有些笨重。

短短两天，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就给我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可以遗世独立，也可以烟火人间，这中间只需要几个时辰。文学活动结束后恰好是个周末，我决定坐火车去大理见一位相识多年但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朋友是一位画家，大理本地人，朋友们戏称其为“大理世子”。“大理世子”带我去了他从小就爱去的小吃摊，尝了大理独有的饵丝、凉鸡米线、凉虾等，我们也为了找一

而不是软弱。

第二次是去年8月初，这次的行程绕开了丽江和大理，从昆明直接去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红河州首府蒙自市停留。我很珍惜这次滇东南之旅，因为我们要重走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省境内迁移的路线，这一行走主题足够令人向往。

我在出发前，临时补习相关知识，读了几部非虚构作品，看了几部纪录片，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至于浪费了这一趟难得的旅程。但实际情况是，从参观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开始，关于历史背景、关键时间、人物渊源、授课内容、教学成果等等海量的知识涌过来，让我感觉依然是在走马观花，大脑好像只能快速处理一部分所见所闻。在参观校舍的时候，讲台上挂着一幅影印版的联大校歌歌词，我被吸引了，罗庸作的词慷慨激昂，荡气回肠，但我却为歌词中两句不起眼的抒情句子所深深打动：“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几位同行的师友有人站在我身旁，有人从我身边走过，但那个瞬间好像身边的一切都静止了，我短暂地进入到自己的时空，深深与过去的青年们共情了。时间总是有限的，我也没能多停留，这只是云南一段历史中的一个小节，就足够令人感到自身学识的匮乏，更别说云南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和文字。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的母校西北大学在抗战时期也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联合建校教学的历史阶段，我亦是从今年才认真回溯校史，看到西北大学120周年校庆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师生以骑行方式重走抗战时从西安迁校至汉中的“南迁路”，想到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的西迁路，一南一北，都是在危急战时教育的壮举。国立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西北大学的校训是“公诚勤朴”，都有艰苦朴素的时代精神气质，也都是我所尊重的品格。

越调·小桃红

陈炉古镇

□董建成

千年炉火不夜城，五彩烟霞胜。瓦罐垣墙曲幽径，绘丹青，陶瓷铺的金光映。古窑陈列，叠层密布，脚下宋元清。

癸卯·立夏

□春草

尘坐御寒觉春深，
云重雨连夏已临。
芳菲犹韵草木碧，
静听蝉鸣陌上熏。
溪头烟柳密作阴，
蓬里莲花绽笑吟。
飞流入江飘船歌，
紫藤架下茗入心。

五月

□诗村

大地
铺满了初夏的绿毯
把一种希望
写在了地平线的尽头
缀满
思念果实的树
把许多青涩
挂在弯弯的枝头

云彩
飘飞在蔚蓝的天空
石榴花染红了季节的脸庞
彩蝶
舞动翅膀
把一封悠长的信札
带给了远方的爱人

暖风
梳理着躁动的心灵
倾听
小鸟婉转的歌谣
溪流诉说
无尽的思念
田野里
麦穗开始泛黄

中交人有梦

□李斐

中交人像浪花朵朵
奔向母亲的山河
我们为祖国建路桥
路桥是梦的依托

中交人像远航的帆
紧贴母亲的心窝
我们为祖国建港湾
港湾是爱的诉说

中交人像春天的花朵
开在母亲的山河
我们为祖国建家园
温暖每一个角落

中交人有梦
愿幸福播撒到四方
共筑中国梦
唱出心中的歌



夏如花 半瞳 摄